

CENTURY

世纪20

世纪丛书

徐福生 主编

共和国风云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击 20
世纪丛书

徐福生 主编

共和国风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风云 / 徐福生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2

(目击二十世纪丛书)

ISBN 7—5325—3551—7

I. 共... II. 徐... III. 中国—现代史—史料
IV. 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7118 号

目击二十世纪丛书

共和国风云

徐福生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字数 320,000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100

ISBN 7—5325—3551—7

K·518 定价: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64063949

多留一点“信史”

——代序言

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个风云变幻而又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的历史过程：前半个世纪，无数志士仁人艰难探索、英勇奋斗；后半个世纪中国人民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其最后二十年，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变化最激烈、最深刻、中华民族最为扬眉吐气的二十年。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无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如果忘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走向未来。”“史”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一座城市文化的基础。当代人为了准确地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科学地洞察未来，渴望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研究本民族的过去、回眸所在城市的昨天。昨日和今日是一种颇为微妙的契合，认识昨日是为了认识今日。中国有长达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为上世纪末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回过头去重新认识一下二十世纪曾经血雨腥风、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深入考察一下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关注一下历史变革给我们今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种体制及其思想文化观念留下了

怎样的一些烙印；进而再思考一下我们新一轮的国家建设发展目标，也许能让我们生活得更明白。

文史研究馆是建国初由毛泽东主席倡导、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创立的，它担负着敬老崇文、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把传播文史知识、研究文史问题作为基本的任务。研究历史需要史料，办好一份普及性的、文史综合类的刊物能起到一点积累史料和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鉴于此，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原馆长萧乾先生的倡导下，于1992年下半年经商议，并获国务院领导批准，将原由上海馆主办并公开发行的《上海文史》季刊改由中央馆和上海馆两家共同主办的《世纪》。那时，年已逾八旬的萧老把创办《世纪》视为他晚年的一件大事。他直接筹划、身体力行、亲自登门盛邀冰心与自己一起出任编委会主任。他还以中央馆和上海馆两馆知名文史专家为主，物色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文化名人施蛰存、柯灵、冯英子、黄裳、李锐等组成编委会。他还时常约请各地的学者为《世纪》赐稿。更感人至深的是，他把与夫人文洁若花费数年心血翻译出版的《尤利西斯》所得的全部稿酬，捐赠给了《世纪》作发展基金。

《世纪》是全国文史研究馆系统的为数不多的一份公开发行的文史综合性刊物，它凭借全国文史研究馆系统文史人才荟萃的优势，一开始就抓紧进行了“抢救”性的组稿，努力组约年资高、阅历深、史绩丰的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的馆员回忆撰稿。这些稿件以第一手资料披露中国百年重大历史事件内幕、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许多还是独家报道，史料价值高，吉光片羽，弥足珍贵。馆员们不顾年迈，勤于笔耕，热情撰稿，把《世纪》作为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服务社会的园地。杂志创刊迄今，发表的全国各地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大量稿件，在出版的60期中已达1800余篇，约800万字，照片3700余帧。因为作者们的各异阅历，始终与中国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都和国家的兴盛和曲折、欢乐与忧患联结，所撰题材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对历史研究、教学和文艺创作不无参考。这批“三亲”资料，记载了历史的真实——或一个侧面、或一段时期、或一个角度，它能让人们透过它，窥视和认识已逝去岁月的事实面貌。虽然它的视角是局部的，但有时其真实性甚至超过一般意义上

的史书，有时不仅可纠正正史之误，补正史之缺，更可透过它，让人们认识更深层次的内涵。

研究历史，贵在求真。实事才能求是。只有当我们真正贴近了历史真实时，才可能对昨天和今天有更加透彻的认识，才有可能触摸到历史发展的脉搏，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镜子达到“全反射”质量时，镜子中的影像才不会扭曲和失真，照镜子的人才可能不被假象所误导和欺骗。然而，这样的“真实”、“全”只是我们永恒的追求。求也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懈追求之谓也。这就难免要对以往的研究和定论有所问、有所思、有所辨。而问也罢，思也罢，辨也罢，对于撰者、编者和审稿者而言，都应具备必要的辨识与考证，即政策方针的把关、文史知识的查核、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和清晰的逻辑判断。于是，“实”一直是本刊所遵循的。要求刊发的文章行文平实，不装饰；历史叙述，实事求是，不扩大、缩小，更不允以个人偏见、倾向或某种需要而随意裁剪。十年来，正是这些真正有认识价值的、能够吸引住广大读者认真阅读的，能从中总结我们这个民族、了解我们的文化、了解我们的传统的好文章，受到《世纪》广大读者，其中不乏中老年读者的欢迎。这些年来，北京、上海等地各部门的许多领导一直是我们的长期读者，逐期检阅着《世纪》；本刊每期出版后，平均有十余篇次的文章被兄弟报刊转载或引用：这些都是对我们工作的极大鼓励和鞭策。

出版物的价值是由读者来认可的。我们从对《世纪》读者需求作的统计分析中获得启示，将原先定的读者对象作了点微调，进一步明确，把具有一定阅历的知识界人士，年龄偏重于中老年的各级干部、文史工作者和爱好者作为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新的定位指导我们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编辑工作。

首先，加强了“特稿”、“专稿”栏目的策划。每期都有有关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可读性强的文章刊发。这些文章题材份量重、史料价值高，十分耐看，引起读者广泛关注，有的还是我国史学界专业人员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得以刊发后，深获好评，让广大读者及时地分享到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真切地感受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无穷威力。

其二，我们在立足全国文史研究馆系统，充分挖掘馆员们丰富阅历宝贵财富的同时，加强了同各地文史专业人员，特别是中青年

学者的联系。随着作者库的越来越拓宽，极大地丰富了刊物的题材，提高了本刊的可读性。这批时代气息强的稿件都是旨在世纪之交，面对WTO的挑战，引导读者树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人生理念和价值观，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颇受读者欣赏。

《世纪》近几年工作的再一个显著特点是十分注重选题视野的拓宽，加强了对近五十年题材的挖掘，使刊物与读者拉近了“距离”。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1894年喊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民族振兴的广阔道路。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后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沧海桑田，岁月悠悠，磕磕碰碰，亦有数不清的“兴废事”，有数不清的事件和人物。历史本是连续的、没有空隙的，断不了的。历史的研究是不应有禁区的，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容不得半点含糊的，凡是对现实有意义的题材都值得历史参与者和研究者从容地对它的真实面貌作有责任心的聚焦。多留一点“信史”给后人，帮助人们对复杂的客观实际取得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和评价，从而能更珍惜现今新的起点，让往后的新的探索有可能进行得比过去顺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标志，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通过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给历史研究工作者、关心历史的人们和出版工作提供了最为有利的大环境。我们有条件利用社会进步提供的新的认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新条件、新方法，多方面、全方位地对历史问题作再研究，从而加深对国情、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昨日的认识。时代责任感鞭策我们一定要认真耕耘好《世纪》这块园地，尽量使其在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回忆为主的方面，为人们回顾历史、找回历史细节时提供一点真实可信的历史碎片，起到一点添砖加瓦的作用。

十年路漫漫，这份刊物仍是当年的朴实无华，仍是一贯的兢兢业业，仍是以“亲历、亲见、亲闻”的文章为特色。十年来，中央馆对《世纪》的每期校样，都组织资深学者审读把关，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帮助。我们还经常得到新老读者、作者的热情支持，纷纷来电、来信，要求我们尽早出版《世纪》丛书和增加刊期，即办成月刊。我们限于力量，短期内尚难改成月刊。但这种诚挚的关怀和支持，是鼓励我们坚守岗位、克服困难、办好刊物的巨大精神力量。创刊至今，其中艰辛难以言表。我是1997年才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岗

位调任市文史馆和《世纪》职务的。由于人力和工作水平，本刊编辑和出版环节中仍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我们真诚地感谢你们对本刊的帮助和谅解，欢迎多提批评意见，以利我们日后工作中改进。

值此《世纪》创刊十周年之际，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尝试编辑出版了《目击二十世纪丛书》，内容均择自《世纪》杂志已发表的文章分类结集而成。首期先推出五辑：第一辑《国门内外》，收录二十世纪中国的对外关系事件及世界各地与中国相关的人和事。第二辑《民国名流》，收录二十世纪前半世纪著名人物的相关事迹。第三辑《无形战线》，收录二十世纪隐蔽斗争和秘密工作方面的人物和事迹。第四辑《红色英杰》，收录中共党史中的人物和事件。第五辑《共和国风云》，收录二十世纪后半世纪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及相关人物。这是初次结集出版，缺点和不足，定会不少。《世纪》杂志设置的主要栏目有：世纪遐想、世纪特稿、史卷拂尘、名流综谱、新世纪的人文思考、国共舞台、黑匣曝光、百年留真、社会经纬、故人旧事、港澳台纪闻、域外传真、拾遗觅陈、笔记掌故等，各栏目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供我们选其精粹结集出版，期盼得到方家和读者们不吝赐教，以为我们今后继续编辑出版新的《世纪》丛书时参考。衷心感谢。

本丛书的选目和文稿由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上海文史研究馆审定，具体的编辑工作是由《世纪》编辑部同仁沈飞德、张鑫、徐建恒、上海古籍出版社耿百鸣和我合作完成的。

徐锡圭

二〇〇三年五月

目 录

多留一点“信史”——代序言	徐福生	1
张治中力陈毛泽东在“首届人大”讲话	余湛邦	1
毛泽东提出“一边倒”思想的由来	余湛邦	4
解放初大上海的银币之战	张小平	9
新上海法制三十天	王立民	18
新中国第一公债在上海发行	庄志龄	23
第一个居委会在上海诞生	王怡白	32
寻找龙华二十四烈士遗骸	陆米强 刘梅珍	39
电影《武训传》批判始末	奚姗姗	47
章伯钧的坎坷人生	陈云发	55
王造时蒙冤始末	晓 农	68
在父亲章乃器身边的日子里	章 晔	76
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一场论战	汤兆云	88
未予改正的右派陈仁炳	王海波	95
四十年前北京的捕麻雀“战斗”	骆立雪	105
特赦战犯的前前后后	石维行	110
一份用生命写出的内参	舒 云	122
陈毅制止江青批判电影《红日》	杨尧深	132
北大社教运动的事实经过	王效挺	141
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	王效挺 黄文一	149

“孙悟空”炮打张春桥	秦维宪	162
震撼全国的鲁迅书信手稿遗失案	穆欣	181
冒死为老舍立碑	张鑫	197
上海玉佛寺浩劫幸存记	王怡白	204
荣鸿仁“文革”落难	王慧萍	216
我卷入海瑞戏风波	蒋星煜	228
《“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的编写经历	吴继路	234
1972：内蒙古知青的亡灵	舒云	241
对有关粉碎“四人帮”文章若干问题的质疑	武健华	253
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	武健华	266
1976：中央工作组秘密抵沪	张世珠	275
难忘的1977：恢复高考的那一年	张小平	282
走出高墙的胡风	路莘	290
贾植芳胡守钧谈胡风	贾植芳 胡守钧	300
胡耀邦为一篇杂文批示	苏应奎	311
丁玲谈《苦恋》与“右派”	朱子南	317
李国豪奋力保宝钢	代琇 庄辛	320
为中央“农研室”打工	吴镭	327
俞秀松国际冤案追踪六十载	安志洁口述 俞寿臧整理	332

张治中力陈毛泽东在“首届人大”讲话

余湛邦



重庆谈判时期张治中与毛泽东。

早上起床，从广播上传来毛主席在全国一次人大所作开幕词的激光录音，毛主席那独具特色的、悠扬悦耳的湖南声调，听起来是那样的熟悉，就像阔别多年的老朋友的声音。这声音，掀起了我蛰伏脑海四十年之久的波涛，拨开了我那时光倒流的回忆之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由中共中央提出，送由全国朝野长期讨论。张治中是积极参加者，无论在西北，到中央，他都多次发言，提出好

些有特色的意见，有时除当面向毛主席提出外，还写成书面。比如关于应否设置国家元首一事，他认为：(1)宪法草案本来就已规定国家主席有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等权力，本来就已起到国家元首的作用，何不标明是国家元首，使名副其实？(2)作为集体元首，行使职权时须根据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决定，如遇战争，缓急不能适应。(3)如不书明国家元首，在国际交往中诸多不便。毛主席表示不同意，而且明确对张说：“这是不科学的。”

到是年9月上旬，全国人大即将举行，张治中分别向彭真、周恩来建议，请毛主席于开幕时讲话。后来周、彭答复张治中：“毛主席没同意讲话。”到开幕前几天，张告诉我：“我还是认为毛主席必须讲话，我对此要作最后努力，你为我写信，由我亲签送给主席。”于是，他口授措词，由我记录。信中主要有这么几句：“此次人大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意义非比寻常，你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信发后两天，毛主席见到张治中时说：“就只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张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



1954年9月，首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图为代表们步入会场。



毛泽东为首届人大作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

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毛主席仍未表示首肯。

可是到了9月15日，大会如期开幕，毛主席讲话了。就是毛选上那篇著名的文章《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散会后回到家里，张治中十分高兴地大声对我说：“毛主席讲话了！而且讲得很全面、很扼要、很有力量，赢得了全场热烈的经久不绝的掌声。尤其讲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更大受全体代表的欢迎，这太好了！”

停了一会儿，张继续对我说：“大会休会时回到休息室，毛主席还幽

默地对我说：‘你胜利了。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时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

毛主席的这篇开幕词，吹响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号角。今天听起来，仍令人情绪激动，热血沸腾，并勾起我这段遥远而美好的回忆。

毛泽东提出“一边倒”思想的由来

余湛邦

毛主席“一边倒”的思想由来已久，在他的大量著作中，尤其是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表达了中国革命应该“一边倒”倒向马列主义，倒向社会主义，倒向苏联。他在1939年为斯大林六十岁生日写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中，用更明确的语言提出：“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才能真正援助”。但是始终没有用“一边倒”的词汇。“一边倒”的名词是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才正式提出的。这里头有张治中的一段插曲。

张治中通过他一生的实践，到晚年深深体会到蒋介石的“一边倒”倒向美国的政策是严重失误，是孤注一掷，所以在1948年2月、5月两次向蒋提出“美苏并重”的主张：“我国今后所采用的外交政策，应以独立自主之精神，获致邦交平衡之发展，中美关系固应巩固，而中苏关系更应增进”；“对美苏平时采取美苏并重，在战时采取善意中立，有百利而无一害”（《张治中回忆录》769页）。到1949年1月，张约会将归国述职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与之长谈，提出上述主张。罗听后很兴奋，答应回国后向苏联领导传达。许多迹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离开延安机场前他们与专程由重庆飞延安迎接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左一)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左三)合影。

象表明，苏联确实多次向美国外交官表达其意愿。

到1949年4月北平和谈，毛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约见张治中，他们连吃饭带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当时周恩来在座。事后张曾详细地从头到尾告诉了我，我作了速记，并整理成文字，刊登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文史研究》上(但有删改，我不大乐意，又把全文转登在1995年《团结报》1595期)。概括起来，张治中在谈话中提出了以下几点：

1.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的一边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孤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边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亲苏联共的总方针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

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

2. 战争结束恢复和平之后，就要进行全国性的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建设不可能只靠自己，还得寻求外援，光靠苏联援助不够，还得向英美等国去争取才行；光靠任何一国都不行。

3. 我们还要做生意。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和苏、美、英等国做生意，而不能和清代一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4. 我们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就应注意态度，不能对别人采取敌对或刺激的做法。

毛主席认为张治中所提各点，具有普遍性、代表性，所以在详加解答后，还郑重地说明：我准备写一篇文章，专门答复你以及和你具有同样观点的人。最后还幽默地说：“我准备为此进行一百年的辩论。”

果然，到1949年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时，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文献《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所严厉批判的七种谬论，其中有四种是针对张治中的：

1.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先生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2. “我们需要英美的援助”，这是幼稚的想法。英美的统治者是帝国主义，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孙中山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无情的打击。在孙先生的一生中，只得到一次国际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我们在国际上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和帮助，只能向这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去找。

3.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致和外国建立邦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



1950年11月，张治中与长女张素我（左一）、二女张素央（左三）在北京中山公园。

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

4.“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要对付的是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对于这些人，刺激是那样，

不刺激也是那样。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但是张治中对于毛主席的解释没有感到心服，所以他在撰写《七十回忆录》时多次反复表述自己的主张，而且时间越往后推移，张治中看到许多事实，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有根据有理由的。

首先，他看到大量不结盟国家在五十年代中期到末期先后涌现。它们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印度、埃及、印尼、阿尔及利亚等为首的集团，成立了巨大的组织，十分活跃，发展到后来达到113个成员国。它们既不属于社会主义体系，也不属于资本主义体系，是美苏两大集团以外的第三种力量，怎能说“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呢？

其次，张治中看到苏联和苏联集团国家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大做生意，还用高价聘请资产阶级专家到自己国家去工作。